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吳銓

申齋集卷十二　　元　劉岳申　撰

祭文 哀辭附

吉安路學仲丁先賢祭文

惟我廬陵奮自歐公文學節誼為天下宗後公出者為忠為節後忠節者無如信國真知實踐取義成仁向無文忠安有斯人歷數後先學文政事功名氣節有同有異皆鄉先生咸列於位後之學者曷敢不企仲丁修祀

匪薦㪅儀庶幾來者有之似之

吉安路學仲丁五賢祭文

維此五賢遭而不同同不幸者顏李二姜公余及江相業亦異而江不幸亦當宋季俱以宦遊祀於學宫庶幾來者仰止高風

祭歐陽文忠公文祠在城西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太子太師楚國文忠公之祠惟公千載六一天下歐公矧是桑梓敢

不敬恭上聖龍飛禮嚴祀典爰飭有司潔祠以薦尚饗

祭顔魯公文 祠在螺州驛左

維公大唐忠臣異代彌章天下魯公仕國此邦聖皇御極致祭有嚴恭修祠宇邦人所瞻尚饗

祭忠節文 祠在城南門

維公異代忠臣禮嚴致祭惟兹鄉邦風教所繫聖有明詔敢不欽承以厲天下豈曰廬陵

改葬鄧禮部祭文 宋禮部侍郎鄧光薦

嗚呼宋祚既終公筮其凶香山之禍盡室蹈火厓山已矣公復蹈水家國既盡焉用一身求死不得有甚求仁魯連之志我則行之連也以書我獨以詩誰將千載序此東海誰能古處載之集杜嗚呼同時出嶺有未招魂公今改葬有子有孫孰謂天道而果無知天之報施寧不在茲昔我祖父世接芳鄰而我小子嘗忝薦陳惟此佳城我昔往營薄奠一卮以寫我私

祭草廬先生吳公文

嗚呼臨川天挺人豪在宋盛時尊道術者無如王氏之萬尊德性者無如陸氏之髙之二氏者其視勢利之在天下曾不如泰山之秋毫皇元肇興先生時超道程朱之問學叅王陸以遊遨談經於雜亂紛糾既解之後若易而實難析理於毫釐千里既辨之末宜逸而反勞葢議禮者易訟而難決學易者易割而難操惟得子路之折獄惟得意如庖丁之善刀其博學彊記在前史為獨行其善教不倦與後出如同袍望古之人以汲汲遇

不知者而嚚嚚不媢疾以為貶不詘恱以為褒是故尊爵兼天人之貴而榮名極一時之遭進而啓沃大者誦伊傳訓命之敷陳退而講習小者為菁莪棫樸之薫陶伊川康節有其名而無其禄申公轅固與之壽而迯其膏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恱服公之殁也識與不識皆為號咷岳申曩緣末屬辱視同曹由延譽以知名如拔尤而譽髦恨及門之遲暮忽聞訃而哀磬望山頹其已已感川逝之滔滔惟公之門生弟子在天下如吾徒

者殆雙凫乗鴈之一毛甫自今而越弔恨誰昔之魯澤感病軀之歲晏寄薄奠於春醪盖將為朝野之永歎非徒効閭里之長號

祭熊天慵文

嗚呼如公年輩尚論才美大江以西一人而已在宋高科于今名士莫肯蔽賢而誰薦禰嗚呼記問之學靡不有聞我獨懷公小畜懿文閭巷之士皆附青雲我獨懷公大雅不羣公無嗜好惟不捨瑟餘事八分他無玩物

公在豫章孰非知己惟有籃輿門生兒子昔科未起我童子師忝從公後謂我曷來公之校文巧移銖两析理之微有如指掌公來廬陵為我捧檄念我親亡流涕太息我來决泮惟公焉依公曰子來慰我所思公主文衡于漢之廣賀公得人弔我獨往如何今者遊白雲鄉使我踽踽獨行武昌嗚呼風流已矣文釆誰論豈無他人匪我思存公有驥子未著祖鞭從公遊者雞犬亦仙孰銘公者起公九泉公不可起我涕河懸

祭周如心

維年月日戊子契家弟劉岳申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近故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副使周公之靈嗚呼美周必復周而復始重建至元重建丙子彼一時也棣華有煒此一時也湖南不起懩我思公文學法理咸精其能難并具美南安之政猶在人耳俎豆軍旅見稱能仕至今建昌廣謷耒已耳目所及罕見其派晚為歸州人皆易使使公未老龍黄可擬公死八十不貳以俟方公仕歲

仕何可止公於吾文叙事最喜從政有禄公命之矣棣
華堂堂其有其似九京可作敢告史氏

祭范德機文

嗚呼德機而遽止斯葬母幾時遄聞示疾曽不終喪而
疾已革將死深悲惟及其子亦云海内自足知已序詩
銘墓不患無人獨懐之子父死誰因君少孤貧依有熊
氏師友淵源實始諸此一日詩名震感京師諸公衮衮
皆欲得知始離翰苑來海北南高堂白髪孰知我心江

西四載繼以閩海閩海之徼沿擻竟歸我從湖廣握手文場相問契闊太息江鄉孰知君歸尋哭老母孰知會葬遂草終古嗚呼自昔湮沒何限高賢君晚遭遇又以詩傳如君何憾徒我深傷平生故人未老方將韓公有言是謂受祉有弟有子庶幾不死嗚呼尚饗

祭張夫人文

維年月日文母宣慰張夫人葬於玉兎山先葬劉某以清酌之奠祭於夫人之靈嗚呼夫人盛哉文氏方丞相

以狀元歸葬太師惠國公鄉部歸葬梁夫人彼一時也及宣慰以總管歸葬齊魏國夫人丞相信國公彼又一時也方縣尹葬宣慰學士葬信國夫人此一時也今縣尹以平陽歸葬夫人此又一時也六十年間每葬愈盛送車愈衆未見少衰維哭死而哀非為生者而四方來觀必有繫於孝子慈孫所自為者矣道路流傳山中故老莫不感歎而歔欷咸曰狀元宰相之世方興而未艾又曰忠臣孝子之澤雖百世而可知嗚呼此可以觀人心

矣某來遊相鄉從先交拜丞相於祠堂既登相門從尚志拜夫人於南莊當時復本猶未有屋今春暉煌煌矣當時諸孫猶未就學今兒女成行矣夫人之福其在身者固不可量夫人之德其在文氏萬子孫其可忘哉某俯仰三世每見階庭日盛賓客日稀自惟昔者最少今者亦非升堂再拜哭奠一卮嗚呼惟此華堂世世綵衣惟此華堂萬古春暉

祭偰監郡文 豫章五桂邑偰氏

公來廬陵有如昨日我記公堂如初下筆去日如至我胡不聳今我聞訃而死生分憶昨江西公時為理升堂奉母下堂教子文運既開如耕者穫六桂迭興又如六愽高昌偰氏為燕山竇里巷歌之為升平侯廬陵之政晚節彌高光於江右悉我民勞猶聞高卧終老溧陽曷不少留使我涕滂公今已矣我耄云何長歌痛哭哀莫如歌緘情千里以寓一哀猶有鬼神尚鑒茲哉

祭周儀之文

嗚呼交友之誼垂五十年其間離合竟如使然昔事遠
翁携我上謁瑞州饒州遍贄不絶君我定交實始於此
號為同門相思千里平生山浦稍稍從容云何鄉曲竟
莫與同自君入閩别下六年一見鴣山泣涕漣漣曷不
信宿以盡底裏别君竟去遄聞不起君年志學已聞製
錦君將告老猶官五品澤不下民責不在已壽不可延
誰不俾爾嗚呼已矣痛獨在我歲晚論心於誰云何遠
翁身後儀圖惟君我也不力君亦不聞遅君來歸歸止

於斯有酒不飲奈何乎儀之嗚呼尚饗

祭龍麟州文

元統三年春正月陜西提學麟州龍公卒於齋安之寓舍越九月二十有二日里契弟劉某至自武昌謹以清酌之奠祭於公之几筵而言曰嗚呼公以青原之英挾赤壁之豪盛年馳譽而遠中歳定價而養高文章望古人以切切意氣陋餘子之滔滔鯨呑衆口之雜沓蟬蜕一時之老饕其為諸侯賓客也以師道自尊而客道矧

可勞其為廣文先生也以正氣自負而客氣不可遭盖其高足以壓妄庸之僭其雄足以戰流俗之鏖彼論甲氣弱者固不足以鱔舞而狐嗥也是故講學南北之交獨擅江黄之譽其精神足以感召其意氣足以呼號及退老孔山之上逃潜顔巷之中亦偶然之邂逅豈執著為堅勞四方來者或以公為河汾或以公為東坡而公於其間從客酬酢又未嘗厭楚而效曹逃盖公之學貫穿理數出入王霸迂儒瞽生固不足匡略其萬一而達

人大觀亦何一許析於秋毫其裏從鄉校同時並起公久去鄉我獨承曹久闊絶於桑梓之離異忽遇合於清碧之遊遨湖廣浙江並主文衡方將鼓元化為橐籥安得與流俗而桔槔雖議論不可曲合而音調未始殊操猶傳著論尚想風騷云何疾疢已隔蒼蒿豈清風不可以常聚抑物論不能無永號惟盛時之不再匪天命之不褒慚譾材於楚些慨薄奠之魯皋嗚呼尚饗

祭先室鄒宜人文

維至元丁丑三月壬寅朔越三日甲辰先室封宜人鄒氏考終于正寢越十日甲寅服始克成劉岳申謹率次男文畢婦鄒氏高氏孫女季省八九十藍氏女中壻玉振外孫思順女惠定葉氏娣外孫斗壽婦蕭氏曾孫女閏再滿以家釀庶羞之奠祭於靈柩之前嗚呼吾妻逮事先妣辛勤鞠育以有二子長貧多病而家事理二子在側無疾不起云何今春或遠或邇俱不在側而遽及爾不使吾兒以奉撴喜天實為之人不至此數則有終

慼何能已余年八十寘於後死後死幾時胡以不俟平生之言猶在耳懣我思君君真死矣嗚呼尚饗

祭葉氏甥昌文文

至正元年辛巳二月二十有八日乙巳葉氏甥斗壽客死于廬陵城山之舟次越三月三日庚戌老舅劉某以家釀家饌祭於吾甥之靈嗚呼汝不復能就飲食數載於我矣汝不復能效奔走扶助於我矣而更以死累我老可不可耶汝去我時纔隔一宿耳而有死生幽冥之

隔欲使我不痛恨不可也汝未死曾有一語話一舉動稍迷謬類將死者否而倉卒急遽乃如此以死欲使我不驚呼不可也在歲庚辰吾娣初嫁丙戌歲晏為汝初生汝生十有二年吾娣不幸吾時奉母就養永豐來汝伯娣賔吾母傍飯汝兄弟如汝母未亡永豐來歸嫁汝娣子王氏童汝妹子范氏鄒氏吾終母喪携汝娣妹兄弟同家於洪自洪移臨汝之仲子許嫁而死葬之臨江既歸自臨汝之弟觀文死城中葬之城西吾復為汝昬

聘及吾為鄉校汝父見汝兒女四人亦來就養如吉水初癸酉汝父不幸吾始以汝遷居巷西以便汝朝夕臨汝去吾家今甫八十每侵晨來或深夜歸何曾一日不如往時汝去深溪曰二日期歸即如洪念汝載馳安知行盡而死及之我昔望汝哭我送我今我哭汝顛倒莫可八十曰耄既耄且悼悲無幾時此語可悲一觴酹汝老淚如雨哀哉尚饗

翰林直學士曾益初哀詞

嗚呼自余哭益初而失知音自余哭益初而不聞過自余哭益初而不聞善自余哭益初而不識時務葢余識益初未冠昏時其穎異異昔人所稱奇童逺甚既冠即如成人既昏益有大志余交其兄復初晚頗厭世而益初已復頴脱閒酬對倉卒或老或愕貽君恬不知怪方共客棋陸觴詠事當敵或解講立决行逺近車船糧扉已具即就道而棋陸觴詠遊不廢客竟不知比其細者以蔭補静江務使而不就以薦補常調某官而亦不就

與諸公貴人名王貴戚近臣尤親幸者朝夕富貴可立
取而能不苟合在京益久所樹立聲譽益彰徹而必擇
所從不徒自重恐累南士與俱輕嘗過上都遇近臣就
君同止宿因極論當時世語傾竭近臣聞君名久得君
大喜益奇君凡所建明多出君即薦君才可大用近臣
素惡俗吏嘗與君期十年可空其群使中外布滿盡為
士大夫君為言國族天性淳原不宜與他族並宜加教
養以別屬籍益重本支仍抑他族以防僭冒其大者如

端本以正宮闈勸善以化都城興學校以求人材行科
舉以變俗吏定考功以覈官政用泉貨以通鈔法而尤
以美教化厚風俗為急一時謀議略施行矣授翰林直
學士代言有漢制之風雖老於文學者或愧之會尚書
省罷復用中書官君例以廢歸力田灌園以給公上奉
老母凡八年而竟以一疾不起間嘗謂余今之士不過
盜名欺世以為高持禄保位以為貴談濂洛性命固未
易求漢儒名物度數亦不可得皆無預人家國事思得

博古誼識時宜者與之共論其庶乎其所憂類如此談天文地理農田水利禮樂刑政財息耗官沿革其利弊於今宜所興除者何先皆可舉而行有條而不紊家居奉巳疏食菜羮而賓庖豊美無虛日余嘗評君結知當路似黨而歸於忠顛倒豪傑似俠而歸于厚出入老釋似雜而歸於正尚論博古通今明達治體者闕使天假之年尚未可諒而東老母弱子為可恨然家事治如他日其母之賢妻之令益見君之所以刑家者至

身後而不替要未可少也余感君知余文今已矣乃為之哀詞曰

為人臣兮能憂其民為人子兮能憂其親有聖賢之智慧兮不乘勢其安從茍余行之不謬兮又何沬乎危衷躬孝而不終兮亞上聖以猶然命有不幸兮行不辱以昭先君之壽兮過價生君之官兮高荀卿誠親古以無憾兮獨無令而不平遵何德而壽兮修何行而濊思九州之博大兮何淺陋兮鄉邦之君者以為教常何兮不知

者以為附陘文棺可闔而論不可定兮在前史以猶云恨形神之兩失兮遺俗閒以然疑世已無工畫兮徵畫史兮為誰嗚呼君有知兮無知余悲幾時兮不悲

申齋集卷十二

申齋集卷十三

元 劉岳申 撰

傳

文丞相傳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

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庭對寘
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
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内都知
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
稷請効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
自免歸以前職攺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
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
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為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

瑞州召為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
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
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臺臣奏免
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為立
生祠除軍器監兼有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
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
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
意奏免除湖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闢文山於其鄉窮山

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冦道路肅清見故相江
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
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贑
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
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路港師潰
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贑
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
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奏乞

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爚主天祥遷擢屢趣
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爚引嫌去國京學生上
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闕留夢炎代相夢炎累厚
宜中人黨江西制置黄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
天祥移屯於洪經略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
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
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讃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
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

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為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釁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于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朱華軍廣軍多死于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曽

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
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病死全宵遁尹玉孤
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
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斬曽全以遁奏贈尹
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
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决
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
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

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府以輔之有急奚移三宮當以死衛宗廟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内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巴延丞相至髙亭山距臨安二十里

宜中遣使絡繹講觧巴延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巴延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輙將欲為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歳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為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

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初以危語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巴延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巴延與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

留天祥不遣天祥大駡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駡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駡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絶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壊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

叔侄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巴延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抃數人耳二月八日巴延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滸與余元慶定計謀趍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

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
九日也是午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
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月朔
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
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
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
通兩閫脉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
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為言灣頭揚子橋守者

皆沿江脆兵令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軍向瓜洲再成與刺史趙孟錦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揚子橋兵合兩攻瓜州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師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還理罪真州不當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

白再成不忍殺三日紿天祥出視城濠使王陸兩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為説客天祥方驚嘆而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杜滸赴城濠欲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于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滸連騎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

二人送行令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使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北皆可天祥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决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送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滸謂制

使既不相容必且死于城門之下不如且避哨以夜趍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于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廵徼者夜迷失道得幸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客愈急遂不敢入過城子河至海陵海安如臯舟

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適諜報到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識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趍汀洲

遣督叅趙時賞督諮趙孟濚復寧都督贊吳浚攻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巖縣未幾浚銜索多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索多與左丞阿嚕罕叅政董某既入閩李班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俟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都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縣督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

盛兵薄贑城下招諭使鄒渢率贑諸縣兵擣永豐吉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欵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黄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虎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斬偽天子黄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扑趙時賞趙孟濴以民兵數萬逼贑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籍死孟濴收殘兵保雩都督府聞鄒渢聚兵數萬于永豐

乃引兵就之會瀰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十百人乃自投石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妻妾子女皆陷惟母曽夫人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皆就執張汴劉欽為亂兵所殺天祥趍循州其冬達春吕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索多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縣

三月乜麗江涌命弟壁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刻罔功有詔奬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狥國脫危機于虎口涉遠道于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敢而險阻艱難備甞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舟自硇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

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官以金三百槅其軍天祥移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遯荒制詔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遊詞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杀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為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

黨劉與時張弘範為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
騎自全漳入潮天祥已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趍
海洲入南嶺鄒㵯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弘範
步騎尚隔海港陳懿為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
其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飰客五
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服之衆
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
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範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

潮陽踴躍請劒就死弘範必欲以禮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巴延阿珠長揖爾或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度不能强遂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咲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

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宫人已下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敀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
副元帥龎鈔爾齊起行酒天祥不為禮龎怒罵之天祥
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
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護
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
發廣州至南安始縶頸縶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
祥即絶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為文祭墓為詩别
諸友遣人持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水

盛風駛前一日過盧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盧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强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鄧光薦遇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囉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義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見博囉丞相張平章命

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强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為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慱囉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為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者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也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巴延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人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

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重君為輕立君所以為宗廟社稷耳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慱囉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后命奉二王出宫

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謂汝為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為忠不能則與巴延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為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曰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宋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都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云

得死即快何不快為愽囉呼引去自是因兵馬司四年
其為詩有指南録前後三卷後録五卷集杜二百首皆
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為吏士講前
史忠義傳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須髮寄弟五壁始
終未嘗一食官飦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宰相孰賢群
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其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
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
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

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於平生遺臭于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飰數年矣今一旦飰為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受述丁參知政事受述丁者嘗閙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昌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輙不果至元壬辰十二月八日名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民不幸

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毁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為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受述丁力贊其决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絶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

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揚揚顔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為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藉兵馬司得天祥所為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應為歌更置酒酹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二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禄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

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為嗣又寄弟書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川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釁鼓此豈希合茍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疾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黄萬石疾之可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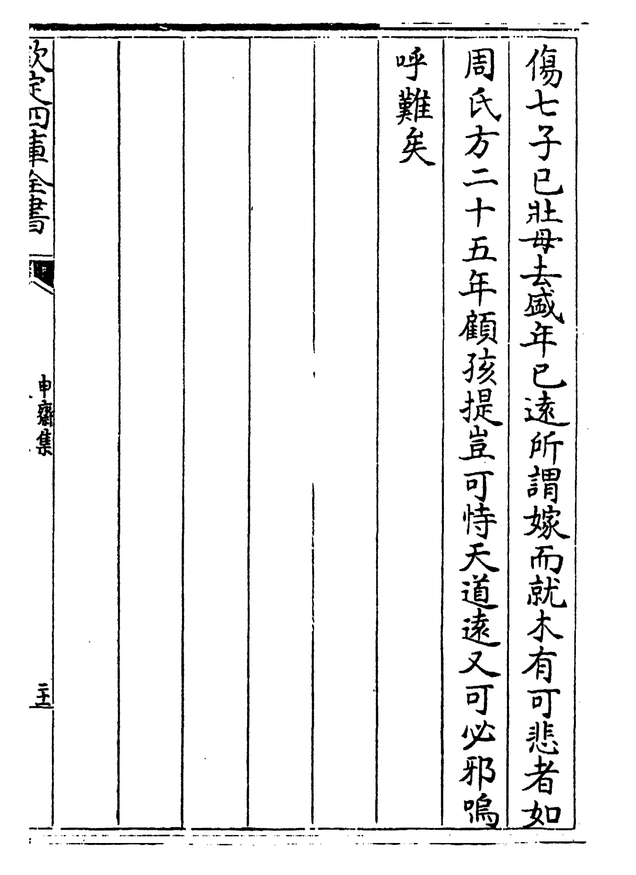
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乎至其脱京口走真揚脱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絶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疎濶論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丘節婦周氏傳

周氏濮州鄄城縣人父母無子惟一女擇壻得古今節度使憲之子源於其州者而贅之于家不幸源蚤世周氏年二十有五痛傷其父母托子壻以老而老更以為累已不忍負父母重負所天即日白父母曰大人惟一女是以嫁不離家重不幸所天者棄之有如遂負大人者非人子有如負所天者子非人有二丈夫子嶽八歲矣巖三歲矣願終養大人如未嫁時教二子而下報所天焉父母義之曰吾老而獨汝少而寡甥幼而孤天下

窮民有四而三聚于吾門吾女能爾耶吾無子而有子吾壻死爲不死矣周氏奉父母如其夫無恙時父母忘其爲獨焉教二子曰以長父母見之如見其孫然父母終既爲終喪州尹徐某聞而義之以禮致之州府親酌酒而饋之奉幣而侑之盛歌舞鼓吹以送之歸而榮之州人喈喈嘆息皆曰此吾州節孝婦也皆相與踵門稱慶而拜之尹以聞復其家母或使壹有所與州人相羨又曰此節孝之報也然後嶽以録事湖州歷官浙東宣

慰司都事杭州路治中巖亦嘗為湖州曹掾周氏從子
歷覽山湖之勝備嘗海陸之𤩽年八十有一終有孫曰
公甫某官公弼某官公佐嘗舉于其鄉今為浙西憲掾
撫二兄諸孤如已子於是丘氏世有孝子慈孫為節婦
貞母之報云嗚呼方此母守志自誓時徒不負此心耳
敢望有子能以禄養又敢望以孫能以名聞哉而子以
禄養矣孫以名聞矣此天報之也
贊曰余讀衛詩凱風傷七子以其孝不能慰其母心又



傷七子已壯母去國年已遠所謂嫁而就木有可悲者如周氏方二十五年顧孩提豈可恃天道遠又可必邪嗚呼難矣

申齋集卷十三

申齋集卷十四

元 劉岳申 撰

題贊

題泣麟圖

按春秋魯哀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穀梁曰引取之也釋者曰麟為孔子來魯引而取之公羊氏曰大之也以為春秋撥亂反正之應與文成致麟

合然其間載孔子稱孰為來者二稱吾道窮者一且記
反袂拭面涕沾袍之事此秘書監何澄所畫圖盖本此
意而畫有史筆廬陵劉岳申謹拜稽首而為之贊曰
詩首關雎其應麟趾詩亡而後春秋終矣于嗟麟兮柰
何至此春秋文成關雎盈耳游夏二子未知述作如何
大野有麕而角聖曰麟也然後取之俯仰感慨斯焉取
斯鳳兮吾已麟也吾窮吾窮吾已此始此終昔者此麟
何為而紱今者此麟何為而獲聖老于行麟縶而覊志氣

之感内恕孔悲喪予祝予莫知我哀知我罪我孰爲求哉庶幾以俟聖人復起萬世君臣萬世父子

題宋高宗御書洒德頌後

當建紹間而暇為翰墨之娛車攻之吉日可書也六月采芑可書也如此宋不為建紹矣此不書而書酒德頌諸葛亮有言此臣之所未解者也

益國周文忠公贊

此宋南渡之司馬其公論之在天下不如在官者其所

居為緑野不如為蘭若此千萬間之廣厦所以不如一丘一壑之畫也

題胡剛簡考功印紙後

右剛簡胡公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以來文字同時追毁若端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悉上送官今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余客洪泮時縉雲鄭公潛昭提學江右三山王澧翁適劉公館中胡揚自立以此卷屬余求公一言遂併得王詩語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

自立之子士會復求書其後謹按剛簡當宋寶慶乙酉上書言濟邸事稱周公蔡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以長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絶其世此齊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申生得請其應為韓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糾元吉宜厚其追贈襃崇録用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寃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致如恭世子之欝而不散語極沉痛此宋三百年理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於乎

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特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敬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貢於鄉名次適相先然宋嘉定丙子也至順改元八月朔里樊家諸孫劉岳申拜手謹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和州名子昂字仲謙安成東江人

右宋丞相張魏公與劉和州往復手帖尚見當時宰相識度之遠英雄籌策之良君子有考焉和州當兵興而課縣最嚴邉防而寛民力民不知擾而寇不敢入境歛

不敢窺邉邉閫長材非承平循良小吏比也嘗以江淮十五事獻書秦檜檜不能用以十二策與防江三劄獻虞雍公公亟稱賞嘗夜移海陵城外横江數十萬艘燒陰沙積米三十餘萬石先是金人謀欲絶舟與糧至是失色遂奪其餘馬長江之戍筭雍公嘆服切中事機及高宗廵幸建康魏公起長沙為留守首以書招之倉卒應辦取之和州如一切豫備魏公深嘉其功而甚器其材力薦之上以有和州之命仍留之建康以為首尾和

應駕還臨安而後赴和州當創殘之餘守禦備至憂勤盡瘁以疾不起魏公痛恨深悲之嗟夫南渡事會之可惜人材之不幸多矣至如和州曾不及大用賫志以沒向微魏公此帖幾無有知和州者又安知其材略如此吾鄉安成多故家多鉅公名士和州六世孫謙而能不失舊物於是宋亡元興又六十年矣而忠賢邪佞之在人心者猶如當日未聞有得秦丞相書是實藏之如是者又何也謙之父為漢川之父為溥泉皆和州賢子孫

云時至元六年庚辰五月二十八日劉岳申書

題李御史監祭畫像贊時爲東粤憲副求贊

有豸其冠何奸不逐有蒼者裘何善不録彼淫于慝匪我仇之此周于德匪我疇之昔也臨事如承大祭今也臨祭國之大事於皇大社祀有成典御史滋之羣工無慊彼都人士繪其冠服望之儼然式如金玉帝命我公繩此南邦執其憲度以壹紛龎嗟爾遠人千載奇逢欲知我公視此德容

題文丞相真

死忘其元生受其賂宋亡誰謚宋史誰筆當日穆陵不可第七萬右廬陵進士第一

題文丞相拜羅氏百歲母圖

文丞相以咸淳癸酉二月朔日率里中士奉幣載酒升堂拜新安羅氏百歲母母荅拜諸孫皆拜奉觴壽母母釂酢賓諸孫從執爵禮成丞相為留三日賦詩題廳壁鄉人好事列為圖繪于是宋亡元興又六十八年矣後

生誦其詩玩其圖者猶如當日至有得其臨本爭執之
以為至寶者想見當日旌旗騎從之都賔從雜遝之衆
筆墨淋漓之樂詩成燕喜酒酣樂作何如其盛也閭里
見之而老老幼幼人人歆羡四方傳之而子子孫孫家
家誦説計丞相奉兩國宦遊海陸之珍家山魚笋之美
其聲名文物衣冠禮樂又有在鐘鳴鼎食之外者再踰
年而丞相出師江上入衛京畿明年宋亡脱身京口亡
命淮海走閩閩潰走粤粤沈向徼潮陽蹉跌以幽燕獄

市為枕蓆而安之即此紙流落復有能寶藏之如今日所觀者乎母蕭氏生宋淳熙甲午為承務郎致仕羅公士友生母終壽於宋亡之歲百有三歲云五孫為五桂其四曰眒字存叟宋開慶已未與丞相仲氏同年官至廣東提刑司幹官諸孫學孟有士行有文采與余遊視余此圖求余題其後時至元六年後庚辰六月望日里後學劉岳申謹題

題須溪先生真賛

其清足以洗一世之衆濁其新足以去千古之重陳昔之見者尚不足以得其真今之謗者復何足以望其塵嗚呼何年復見若人

題東坡書牆有莰三章

聖筆不刪坡書不辱中冓之言猶可讀也

題趙學士子昂照夜白圖

曹將軍擻槊遺餘風流文采丹青在衛夫人王右軍外天馬玉花又在凌烟功臣外然不能自道頼子美能以

斯須垂之萬古不然良工心苦誰其知之松雪公兼有曹杜之長能自致不朽猶區區著同時一二知者以記微意向微昜碩道傳安知斯人為慱古君子哉於是松雪若心愈益可悲矣東野王君得此卷於天上人間之後寶而藏之嗚呼必有能為子美者

題程趙兩公手題馬圖

右程趙兩公手題馬圖一卷藏東野王氏時臨川吳先生與伯生昜碩皆有懷兩公情見乎辭而先生録趙舊

詩與卷中程詩意同尤可感今先生已脫馬羈而虞揭
二君方入天駟振鬣長鳴萬馬俱喑為東野誦老驥千
里援筆慨然

題唐君臣畫像

唐太宗　魏徵　李靖　郭子儀
狄仁傑　陸贄　顏真卿　裴度

觀此然後知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異人不能識固宜
英雄不敢仰視若鄭魏公之媚嫵非是君不能見衛公
之姿貌魁秀非是君不能用畫史獨著其君臣慶會有

以也其六七人而逸其姓名者二人必皆若是班者忠州遯荒闔戶不使人識其面而與单騎免冑回鶻羅拜者並傳開元天子不識平原太守何如人而與斗南一人所至有生祠退然中人而神觀邁爽外夷君長問其年貌者相先後槩有凌烟筆意又有紀傳贊意友人李君仲元寶而藏之其將為良為忠修其可頋者乎

題吳草廬真贊

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續

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

跋周益公撰王駒父居士墓銘書翰

右宋故相益國周公銘居士王某墓所嘗與復某書居士曾孫璧寶藏遺墨也新余每伏讀未嘗不掩卷三歎也居士與丞相比鄰誌稱把酒論文無虛日而以布衣終其身固已去人逾遠其校讐六籍百家淹貫群書尤不妄交遊鄉先生楊文節公稱為淮海文士詩人楊廣文以為有北窓風致謝尚書湯舍人劉袁州尤推重之

其著書古史法家集皆可録而傳向徽益國此銘雖孝子慈孫有不能之者矣太史公稱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不信哉抑居士可謂忘人之勢益國可謂忘其勢矣益國自書此銘而以登仕郎胡柯題其額柯亦居士其流亞者歟昔我先人與居士之子遠叔交遊最深厚兒時于侍側耳熟焉秘書歐陽公實銘其墓今其聞孫能自立不辱其先玄孫又能世其業於是君子之澤五世其昌矣璧字君玉其

讀書之室曰舊隱子泰字與時延字與齡至正三年癸未七月既望里契家諸孫劉岳申謹書

跋巽齋歐陽公撰遠叔王先生墓銘後

右鄉先賢著作歐陽公所撰王先生遠叔墓誌先生岳申先友也公以宋景定戊辰辭建昌通判不赴由宣教郎轉奉議郎庚午以著作郎兼崇殿說書入謝兼權都官郎官七月遷著作郎八月考試國子監出院免官歸此銘作於辛未九月葬前距明年壬申正月公易簀前

數月耳嗚呼向使先生之子不知乞銘于公即先生世美雖家藏百年手澤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嗚呼先生可謂有子矣公為文章有歐蘇之美此誌叙無美若繁而實不可殺稱先生可謂有而實不可得在公集中為變例多微意罕有識者先生能守先人敝廬上遡先大父晏子之心益推廣故相賢德此意豈愧恊律公與進士結主知與隱士君不愛鄉衮薦而從居謫徙者此豈有為鄉挍而致謗尚煩守宰過聽朋友費辭者誌稱先生

再被謗并載公所為辨謗者學廢俗偷志感也坡公有言有其實是辭其名者有後先生豈獨辭其名而且不辭其謗是足以有後矣岳申從先君子侍側聞先生躬行為多先生死先君子哭之慟謂岳申曰汝曹不復識王遠叔矣此誌從家藏刻本熟復今從先生之孫璧得覽公遺墨益增感涕念昔先君子之喪須溪先生命子將孫致奠命岳申曰爾父孝友忠信俯仰不愧怍汝知之乎爾父千里外為他人作孝子爾知之乎嗚呼岳申

不孝于是愧先生之子多矣先生有孫又能以時材自樹立不辱其先此豈可與流俗人共語哉岳申不獲辭而竊附姓名以繼世好益著先友代有賢子孫以信文正世德云璧字君玉即誌所稱璧者有子可教公俟必復在斯乎延祐戊午六月初伏上距公誌之四十八年里後學劉岳申頓首謹書

題百鴈圖

如此稻粱全無矰繳猶是江南水淺土薄

題彭小溪家藏五馬圖

以良五馬少見其畫而況眞者

題子昂竹

其翛然也有儒者之意其溫然也有王孫之貴其頹然也有茅檐之味其儼然也有玉堂之氣清而不寒高而不畏古之人與今之人瑞也嗚呼以嗜者尚其致

申齋集卷十四

申齋集卷十五

元 劉岳申 撰

雜著

策問三史

唐虞三代吐辭為經經不自名然自二典三謨伊訓說命無逸立政諸書七月文王公劉卷阿諸詩為千萬世經筵之祖後之談經有能近之者乎唐虞三代左右前後無不有史然謨典禹貢訓誥誓命之為書二百四十

二年筆削之為春秋為千萬世史館之祖後之修史有能近之者乎皇元開經筵以來天子日親儒臣朝夕不倦臣子得近清光其為啓沃陳善閉邪宜若易然也皇元設史館以來天子親督史臣務成信史臣子恪共乃事其為紀録為萬世法程宜若易然也或曰漢諸儒傳經至宋洛建大儒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矣宋視漢唐內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彊藩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然歟否歟或曰漢司馬父子班氏

父子相繼為史至宋歐陽公司馬公朱文公而史法經
意始無遺憾矣宋非無權臣而終畏清議非無朋黨而
終尚氣節史筆不為無功而士論幾于太横然歟方今
學主程朱士用明經修行或曰時無甘露石渠同異之
辯事異建公武卿卽將之講經筵史館可謂兼前代之
德而無前代之失矣然歟否歟或曰修遼金史當如歐
公之五代史修宋史當如歐公之唐書以司馬遷班固
之筆力而用司馬公朱文公之法程然歟否歟或曰經

筵以養君德正君心與務為儒者章句訓詁不同當如禹皐益稷伊傅周召之為臣而後可此其道何繇或曰史舘以法祖宗監前代為重公天下之是非定萬世之得失當如書春秋之制作而後可此其要安在諸君講於斯也熟矣必有以俾益聖世者願悉聞其說

書崖山碑後

皇元混一天下盡有華夏蠻貊之地及至元乙亥命丞相巴延下江南而後大統一越三年戊寅命元帥張公

平崖山明年崖山平而後正統定議者以為元帥之功
不在丞相下蓋是役也元帥親奉聖謨以大事付之而
卒伐功成武烈者元帥也當是時江南已定崖山雖存
焉能為有無然漢亡而章武興正統固在以曹氏父子
雄傑師武臣力終身不能得之肅禪而以閏位死此元
帥所以功蓋天下而名冠古今也惜也崖潰而元帥已
疾還朝而元帥不起官不至極品年不及中壽然元帥
且死而如生死而有子為不死於是天以不賞之功報

之其子孫今翰林承旨蔡國公以忠清直亮歷事累朝抑權倖誅奸宄討亂賊為時名相元功第一聖朝始贈其顯考官太師謚獻武爵淮陽王以報之其身後今廣東廉訪使以文學政事世濟其美為公卿王之聞孫也因刻石崖山於先生所刻石之傍以記三爵謚以與南海相為無窮罔極且以彰示子孫嗚呼自古有大功德者無不報而報以賢子孫者為尤難故羊叔子峴山一碑使人墮淚而叔子無後尤可悲杜元凱自為二碑一

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而其子孫未見有能訪求其遺跡而顯揚之者孰若王有子為賢相有孫為名臣而天下稱頌之也哉嗚呼海可竭不可防而王之名不可滅張氏世萬子孫讀此碑者尚其念諸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中書叅知政事耿公德政頌

上臨御之二載慎選中外執法大臣以肅清天下耿公文叔繇省臺歷揚聲實擢為江西憲使于時憲長以亮

直清彊董正憲綱其要使其下不可犯而公尤務靖共簡肅宣上德意益厚風憲大體要使姦偽屛暴畏服其中心甚于誅伐戮辱實與憲長相濟以相成明年春叅預江西大政當四方連歲兵興之後方數千里饑饉流亡之際緩和鎮撫慰止賙救無一不用其極凡而賦斂餉調之必不可緩器物饍羞之必不可損多方以奉上裕下者必使肅而給從容而濟集公於是雖不動聲色而竭其心思亦云至矣然方其為憲府不必有所施張

可以震動聳竦而人畏之及其為省臣又不必有所建樹比于摧陷廓清而人服之又明年夏擢為南臺侍御史如在憲府而益務大體正大綱使南紀為之肅然召為户部尚書進為中書參政如在江西而密賛大猷議大政使天下為之晏然於是公去江西且逾數年矣而為士者思之曰公于士類未嘗樹一私恩而藹然下士之意真欲為國得人所以長養成就之者何其優且渥也為民者思之曰公於吾民未嘗施一小惠而悠然愛

國之心惟恐傷其國本所以休養生息之者何其傾且到也若嘗執吏事以事公者每語及公始終及公退食嘗獨立之時又未嘗不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也嗟夫難矣公在南臺江西引領而望曰南臺領江南諸道公不我忘庶撫我乎頌公遺愛述公盛德者所在乎有之而皆相與屬筆於廬陵劉岳申曰是能言而能不以私相譽為悅者宜求必得余辭不獲則士民合辭以請夫為政而不可以一事書者皆善政也為政而不驚世駭

俗者無所為而為之故也是故得神武不殺之意而奉
行之者可以為天子賢執法得財成輔相左右民之意
而擴充之者可以為天子賢宰相兼斯二者惟公有焉
在國家宜著旗常勒金石以傳不朽在天下宜善頌禱
求歌謡以垂罔極雖德慚吉甫才乏輿人敢憚修辭以
乖彛好乃為詩以誦之其詞曰聖人在上天下無妄君
子在位庶人不議惟兹江右自昔民勞饑饉疾癘仍歳
荐遭惟皇仁聖爰命臺臣由憲而省曰惟吉人其人伊

何文叔耿公道不干譽義不計功暴有豺虎公如祥麟百獸率舞易暴為仁衆為鷹鸇公如威鳳群鳥畢隨以一服衆衆佐臺綱不競不絿公預政本不剛不柔惟公德威威在不殺惟公聽明明在不察知公之廉莫如天地天地知之甚於官吏好公之賢莫如鬼神鬼神好之甚于士民士曰休哉載謀載惟何以遺之我有好詞民曰樂哉載興載寢何以諗之我有美錦維此織文自彼天孫濯以河漢晞以朝暾大江沄沄天下訢訢孰以久

聞不在斯文

書黄彌高所藏其先孝友故牘

巽齋先生初為里巷趙德善教子每食輙持歸以奉其母趙有賢妻日必置饌二而致其一於其家曰先生之母食矣先生樂為盡會有十趙氏歲幣以請者先生不顧竟以趙氏三子卒業成名及客郡齋家報母病馳歸則母仆眩良久已醒矣即為書郡齋云計守道食頃正母眩仆時也母眩仆於家而子安食于外守道尚可為

人子乎自令跬步尚可離膝下乎時郡守古心江公也
先生天性孝友少孤事母終身孺慕以為常事兄如父
愛兄子如子為文章由衷罄竭無有人心者亦於焉變
尤樂道人之善不啻如已有里巷黄和卿孝友一事先
生以其發於真心足助政俗凡一再言之先後郡守郡
為給榜歳時置饋和卿拜受其饋以奉其母而藏其榜
於家里巷竟不可一見又得葉氏終娶盲女事實以告
先生而聞於郡郡守為附郡志世易代遷其子發始從

故牘得先生當日劉狀郡守書判以求題跋其孫仰復以示余余惟此書不待跋而傳而和卿有可傳者二非此書則世無知者余不可不傳之蓋和卿之孝可能其不求人知不可能也志不沒人之善尤不可能也和卿有鄠人之孝而無鄠人之旌門復賦使有旌若復和卿必不受之矣何以知之以其卻郡牓知之牓里巷猶不欲而況樹宅里者乎此和卿與鄠人異者也雖韓公復生猶將許之若葉氏子有劉廷式之名而無廷式之位

使無和卿則雖郡有先生足為坡而無由信於先生與郡守又何以聞於今和卿能使鄉鄰不知有鄠人而知有劉庭式已有善惟恐人知人有善惟恐人不知是心也非無所為而為之者乎此宜先生所深與也此事在孝友之外余故揭而出之以為世勸而亦先生本志也和卿死今三世矣三世有寶藏此書者難矣又求發揮者愈難矣此又不可不書者也嗟夫為善何負於人哉是可以勸矣

箴

盧陵劉高仲邂逅蘇昌齡淮海之上風神秀甚論辨偉然覧元學士為克居仁書時習朋來四字慨我無聞因述聖訓箴以自厲云

學以進德難在始入謂鳥數飛如鷹學習所貴習者由外契中由生入熟理到深融昔與我二今我為一學茍在我動罔不吉是故講習易繫之兊以言乎悅無出其外於是乎時習是謂日新後時廢日天之棄民

右時習

學有始終斆為學半惟知與仁聖以一貫明德新民均謂之學以後民迷孰云先覺盡人物性乃盡其性有道無教豈天之命朋爾遠來均我受中朋之不來學亦罔終我日邁矣而月隨之聖有明訓欽哉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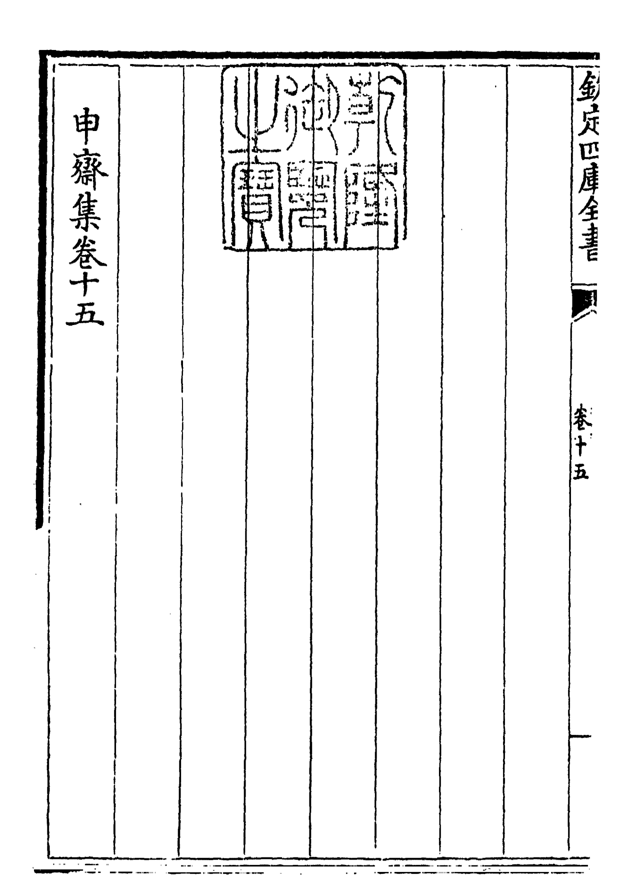
右朋來

銘

廣陵高生名齋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為之銘

云

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皋伊萊不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萬物在我反身非遥故曰顔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而逆境三自得我樂人自不堪九夷可居孰曰陋邦而況陳蔡又況宋匡於乎小子自求自趣師友父凡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自得矣何以銘為



申齋集卷十五